

西汉陈汤在西域一战成名并说出了这句影响后世的金句——

## 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

西汉元帝建昭三年(公元前36年),西域一座小城蜷缩在冬夜中,死一般沉寂。唯有北风卷过城头旌旗,猎猎作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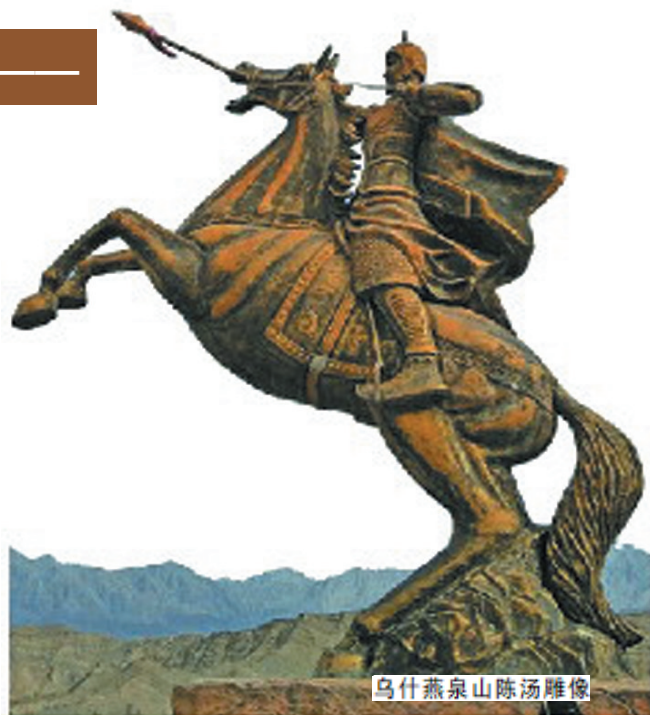
匈奴郅支单于坐在城头,缓缓擦拭着手中那张跟随他数十年的长弓。他听得见风,也听得见寂静——而这种寂静,恰恰是最危险的声音。黑暗中,有无数双眼睛正盯着这座孤城。

郅支单于不会想到,今夜,他的生命与这张弓一样,将不再属于自己。

忽然,一支火箭撕裂夜空——那是总攻信号。刹那间,四面八方的汉军士兵如决堤之水,呐喊着涌向城下。郅支单于猛地起身,挽弓迎敌。他的阏氏与数十名妻妾也登上城楼。箭矢往来如雨,单于拼死抵抗。

曾经雄霸北方草原的匈奴,何以沦落至此?这座风雪中的孤城,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?

这一切,要从一个中原青年的“西域创业史”说起。



乌什燕泉山陈汤雕像

1

## 西域逐梦

张骞之后,西域成了中原有志青年的“诗与远方”。

汉代寒门,想出头太难。中原的上升通道,被皇亲国戚挤满了。只有西域,还给草根们留下一条路。

所以汉朝头三任经营西域的“使者校尉(西域都护前身)”,除了第一任是西域王子,后两任——常惠、郑吉,都出身底层。

我们今天的主角陈汤,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苦孩子出身。

他的文章写得极好,又一门心思上进,结果被贵人赏识,举为孝廉。前途眼看一片光明。

可就在这时,陈汤的父亲死了。

按汉制,他得回家守孝。这一守,刚到手的机就要泡汤了。

陈汤心里一横:逝者已矣,可别坏了前程。

他把父亲去世的事瞒了下来。

可这事终究还是被查了出来。孝廉,最重一个“孝”字。于是,陈汤被判了死刑。

后来有人求情,陈汤被免了一死。命

虽保住了,升迁之路却断了。

陈汤一咬牙:去西域。他主动申请,到西域都护府去。既然中原的路走不通,那就换个地方,从头再来。

在陈汤到西域之前八年,匈奴的郅支单于就已经来到西域。

我们要解释一下背景,匈奴为何会到西域一座小城?

这事要从汉宣帝神爵二年(公元前60年)说起。那一年,老单于病亡,草原顿时翻了天。五个单于同时冒出来,你杀我砍,混战不休。打到后来,只剩下两家: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。

呼韩邪打不过郅支,索性依附汉朝,后来还结了亲——这便是后人熟知的昭君出塞。

郅支见此情形,知道自己难以匹敌,便一路向西跑到康居国境内。

但他可不觉得自己远来是客。

与汉朝经略西域不同,匈奴一直把西域当成可以随意收割的韭菜地。康居王把公主嫁给郅支,稍不如意,公主就被他杀死。

此外,匈奴还屠杀数百名康居贵族、官员、百姓,砍下头颅四肢,投入赖水(今注入巴尔喀什湖的某条河流)。

杀完人,还要筑城。他逼着康居百姓为自己修了一座城,历时两年。这便是文章开头那座风雪中的小城——当时人称“单于城”。

欺负西域小国不够,郅支偏要招惹汉朝。

汉使谷吉出使匈奴,一去不返——其实是被郅支杀了。汉朝数次追问其下落,郅支回信傲慢,言语戏谑。此时,陈汤已成为西域都护府的二把手。

他与一把手甘延寿商议:“匈奴在西域,天怒人怨。咱们征调屯田的部队,再联合西域诸国出兵——千秋功业,一个早晨就能完成!”

甘延寿点头称是,但说要先向长安朝廷请旨。

陈汤急了:战机稍纵即逝,哪等得及?他做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决定——假传圣旨(矫诏),裹挟甘延寿,集结各国兵马,整军西进。

中一箭,血流满面,最终力竭身死。

一代草原霸主,就此陨落。

第二年春天,郅支单于的人头被快马送到长安。随行的,还有陈汤的一封上书。奏章中有一句话,流传千古——“明犯强汉者,虽远必诛。”

短短9个字,2000年后读来,依然令人热血沸腾,心生景慕。

陈汤自己,也从那个中原寒门子弟,一步步走向万里之外的西域,最终封侯,实现了那个时代一个底层青年所能抵达的最高人生目标。

他的故事告诉后人:在中国历史上,西域,从来不是绝境,而是机会;不是边缘,而是舞台。

当年的烽火狼烟早已散尽,单于城也早已消失不见。

今天“一带一路”让这条通道,重新焕发生机。新疆,再次站到舞台中央,创业者的热土,回来了。

据“道中华”公众号

## 揭秘

舌尖上的政治：  
“国宴”蜕变史

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中,宴请与政治密不可分。早在汉代,主管外交接待的大鸿胪下属设有“别火令”,专为不习惯长安饮食的外来客人另开火做饭,“别火”之名由此而来。国宴是社会上层最佳社交场所,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已有王室招待贵宾设国宴的记载。

## 奢俭之间:国宴菜肴背后的政治

西周自周公始,吃喝讲究初现“大成”之象。汉代皇帝大宴群臣已达“庭食千品,旨酒万钟”的五星级水准。

宋人记载宋朝国宴极为详细:殿庭设山楼排场,文武百官按级别分坐正殿、侧殿、走廊,坐垫亦有严格等级。每人座前陈列“看盘”——不能吃的装饰食物,辽国使节面前还需增加猪羊鸡鹅等。下酒菜肴从第三盏才开始提供,依次上肉、咸豉、爆肉、驼峰饺子、炙子骨头、胡饼、群仙炙、莲花肉饼等,用料其实相当普通,没有燕窝鱼翅之类的山珍海味。朝廷虽节俭,贪官却奢侈无度——蔡京宴请部下,单蟹黄馒头一味就耗一千三百余缗。

到了清代,满汉全席达到巅峰,全席计冷荤热肴一百九十六品,点心茶食一百二十四品,共三百二十品,充分体现满汉合流的国家文化与上流阶层的气派。

## 娱乐与阶级:国宴会中的礼乐表演

《史记》记载鸿门宴上项庄拔剑起舞,意在沛公,可见歌舞表演乃古代宴请常态。礼乐制度以“礼”区别等级,以“乐”和同秩序,天子八佾、诸侯六佾、诸侯四佾,舞队人数充分体现等级观念。不同场合所用音乐也不同,祀天神奏黄钟舞《云门》,诸侯宴使臣则用小雅《鹿鸣》。

唐代玄宗龙池赐宴,独爱羯鼓,声高众乐停;著名的《霓裳羽衣舞》亦诞生于宫廷筵席。宋代春秋大宴,官员先向东向西立,皇帝举酒五次,官员须站起拜五次方能吃喝,每次仪式都有乐工奏乐、舞队致词。由此可见,国宴上的礼乐表演始终充满政治教化意味,和菜肴一样担当着阶级区隔的职责。

据《老年生活报》

2

## 汉风扬威

我们先来盘点一下陈汤手中的兵力。

西域都护府直属的屯田汉兵,不过一两千。可消息一放出去——汉朝要打匈奴了,西域诸国纷纷响应,主动出兵。少则几百,多则几千,陈汤竟硬生生集结起一支4万人的大军。

足见彼时西域的人心,早已倒向汉朝。

大军浩浩荡荡,开赴单于城下。

双方书信往来几番交涉,无果。陈汤下令攻城。

这座城池不大,却异常坚固。除了土城,还有两层木头城墙。汉军万里远征,哪带得动攻城器械?陈汤心里清

楚:只能借天时。冬天干燥,点火烧墙。

命令一下,汉军士卒抱着柴草、举着火把,冒死冲向木城墙根。

匈奴士兵当然不会坐视敌人点火,箭矢呼啸着射向城下。汉军则举盾回射,双方隔着城墙,对射了一整夜。

箭光如流星,喊杀声震天。火一次次熄灭,又一次次重新点燃。

就这样僵持着,撕咬着。

天边渐渐泛白。黎明时分,木城墙终于四面火起。风助火势,火借风威——整座城瞬间作响,浓烟滚滚。

郅支单于不愧是一代豪杰。城破了,他没逃。他带着几十个妻妾,挽弓搭箭,与汉军搏斗。刀光剑影中,他鼻

3

## 新疆建功

陈汤之后,一代代英雄接力不断。

班超万里封侯、甘英出使大秦、封常清平定叛乱、左宗棠抬棺西征……一代代英雄豪杰,把名字刻进了西域的风沙里。

古代西域,为什么能成为创业者的乐园?

其中有两个原因。第一,中原的路不大好走,多为世家贵胄所占据。第二,西域本身就是窗口——中国通向世界的窗口。中原西南是高原,东边是大海,北方是大漠,古人都难以逾越。唯有向西北,一条路敞开着。

历史翻过两千多页。

